向護理學習

Learn from the Nurses

文｜ 謝至鏗　花蓮慈濟醫院家庭醫學科主治醫師

禮拜一的下午六點，又是要值班的一天。站在護理站看了一下病患的名單，已經滿床了，交班的時候聽起來只有一兩個患者是要特別注意的，不過也不是太嚴重的狀況，正想著今天值班應該不會太忙，電話就響了，居家護理師純純打來說，她和楊醫師已經在病人家待了快兩個小時，可是鼻胃管一直放不進去，總是過了一定的長度就卡住，因為今天我值班，看我能不能過去幫一下忙。到了病人家裡，要放鼻胃管的是一位中風好幾年的阿嬤，平常是外籍看護在照顧，意識不清楚沒辦法配合動作，也幾乎沒有吞嚥反射。暗暗嘆了一口氣，這麼有經驗的同仁都沒辦法放好鼻胃管了，我來幫忙也不過是換個手氣試試看罷了，果然，嘗試了快一個小時，用盡了自己知道如何幫助放鼻胃管的方法，還是沒有用。已經七點半了，看護等著要灌牛奶和餵藥，阿嬤的家人也都回來要吃晚餐了，我們三個人還是沒有一點進展，想想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只好把阿嬤的兒子找來，告訴他現在的情況，今天先幫阿嬤打上點滴撐一下，明天再來試試看或是到腸胃科門診用內視鏡幫忙放。阿嬤的兒子理解了，請純純先打上點滴，才暫時解決了狀況。走出阿嬤家，快八點了，純純的臉上還突兀地冒著和微涼氣候不搭調的汗珠，大概是房間裡悶熱空氣的關係吧，這時純純才輕描淡寫的說，「還好已經先請人幫忙接小孩和買晚餐，要不然幼稚園的老師可能要拼命打電話來找人了。」我才猛然想到，這個時間應該是當媽媽的在家裡最忙的時候，要接送小孩、要張羅晚餐、餐後還有碗盤和衣物要洗，而我們卻是耗在病人家裡，除了難以解決的病人的問題，還有擔心自己小孩和家務的焦慮心情，額頭的汗珠說明了一切，而同是醫護人員的我也只能深深寄予同情。

有的時候，七、八點下班已經算是很早的了，居家護理師們忙完了病人的事情，回到病房，手邊的紀錄開始要一本一本的補，病人家屬的電話也還是一通一通的接，一下子說是病人很痛要怎麼辦，一下子又是病人噁心嘔

旁觀護理同仁與病人及家屬的互動，謝至鏗醫師感受到全人的關懷與護理的使命感。攝影／謝自富

吐要如何處理，林林總總的雜事都希望居家護理師能幫忙解決，居家護理師成為了病人以及家屬在遇到照顧上難題時可以隨時諮詢的窗口，也是心情難過或不知所措時可以傾吐的對象，有些時候扮演的是醫護人員的角色，解決臨床上碰到的症狀，但在某些層面上，卻扮演著病人親朋好友的角色，分擔他們生病過程中的痛苦與悲傷。常常這些複雜的角色是無法釐清與抽離的，即使在應該下班甚至自己放假的時候，還要擔心病人白天的症狀是不是好了一些，還要再打個電話確認一下家屬是不是真的有做了正確的處理，而自己身上原來的母親或妻子的身分只能暫時擺在一邊，寄望丈夫或其他的家人能夠稍微分擔一下肩頭的重擔，畢竟這些病人需要更多的關心，自己幾點能夠下班已經不再是重要的事情了。不只是居家護理師，其實病房內的護理人員也是一樣，除了上班的時間盡力做好分內的工作外，很多時候，對病人的關懷是延續到出院以後的。不論是關心的電話打到家裡問候出院以後的狀況，也有結伴坐火車到住比較遠的出院病人家裡的居家關懷，甚至是在病人往生之後，參加病人的告別式，和病人家屬一起懷念過往和病人相處的點滴，這些感情的付出已經遠遠超過了一般的護病關係，其中沒有人我利害關係的分別，只有濃濃的互信和互愛，視病猶親的體驗即在於此，而這也正是拔苦予樂的慈濟人文的實現。

從我們接觸醫學教育的薰陶開始，對於疾病的診斷與治療，常常是醫師在臨床上一直被訓練的工作，但是隨著經驗或是手中照顧的病人多了，往往眼中只剩下「要被治療的疾病」，而忽略了應該被治療的是一位「生病的病人」。護理人員的養成中，全人的關懷是一直被強調的，我們也一再的在護理人員的照顧過程中看到這種精神的體現，即使不是自己上班的時間，對病人和家屬的關心一樣沒有減少，這是所有醫療工作者應該秉持的信念，也是我們應該學習的典範，身體力行的目標。